

雷鸣探案系列小说

中国的
《福尔摩斯探案》

乱事佳人

翼浦 著

憎恨是积极的不满，嫉妒是消极的不满，因此，
即使嫉妒立即变成憎恨也是不足为奇的。

——歌德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雷鸣探案系列小说

乱事佳人

翼浦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乱事佳人/翼浦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5

(雷鸣探案)

ISBN 7-80171-252-8

I. 乱…

II. 翼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6852 号

乱事佳人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北京市朝阳区经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875 字数 285 千字 插页 2

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 册

ISBN 7-80171-252-8/I·189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



翼浦

自序

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侦探小说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世界上的亿万读者，经久不衰。

中外侦探小说作家中，不少都有自己全力刻画的中心人物，如福尔摩斯、波洛、梅格雷、罗宾、霍桑等，其作品大多形成颇具规模的系列。《雷鸣探案》就是斗胆地步着名家之后尘而创作出来的。

《雷鸣探案》系列小说均为第一人称写法，以“雷鸣”（我）为中心人物，意在塑造一个当代中国“智能型”、“侦探型”刑事侦查员的艺术形象。

《雷鸣探案》是“小说”，不是侦探故事，因为它十分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；也不属于公安文学，因为它并不着力于警察自身生活的描述；与纪实之作也有本质的区别，因为它充分运用了“虚构”和“塑造”等艺术创作手段，竭力反映基于生活真实之上的艺术真实，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。

《雷鸣探案》力求情节曲折迷离，最大限度地增强悬疑性，做到案情真相在意料之外而酿成犯罪的动机则在情理之中；同时，它力求真实深刻地再现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，刻画出不同阶层人们的时代心态，着力挖掘各类犯罪深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。

《雷鸣探案》追求的不是新闻性、轰动性，而是持久的感染力和生命力。

人物名单

- 雷 鸣——男，20 多岁，刑警侦查员，即“我”
- 麦 鸥——女，20 多岁，助手、搭档
- 王 川——男，30 多岁，痕迹检验师
- 龙 翎——女，30 多岁，法医
- 队 长——男，40 多岁，刑侦队长
- 白 玉——女，20 多岁，专职内勤
- 庞 龙——男，20 多岁，队友
- 尹大麓——男，20 多岁，队友
- 盛 昊——男，30 多岁，队友
- 童 心——女，20 多岁，恋友

目 录

雷鸣乍现	1
妒火中烧	19
无知的罪错	60
我想有个家	98
乱事佳人	141
孤独者	186
怪异的胶卷	238
绝命人	307
ICPO 蓝色通报	328

雷鸣乍现

1

灰色的峡谷，坡险、谷长，不见寸草，但见崩裂坠落的碎砾。其间有一堆高高隆起，宛如一副有鼻、有眼、有嘴的人面，硕大无朋，顶天立地，酷似一尊严峻而冷漠的泰坦神像，那宽阔的天庭，足有百英尺高，巨大的嘴唇一旦开启，发出声响，定会震得天塌地裂。

我，像一只柔弱而无知的小鹿，在这恐怖的峡谷中拼力奔窜，探寻着生存之路。

突然，狼嚎般的号角声响起，从人面巨石后面闪出一帮土著人，他们裸着紫铜色的躯体，手执长矛、石块，个个面目可畏，杀气逼人。

我瑟缩着，跌跌撞撞地夺路而逃。

他们吼叫着，将手里的石块一齐向我抛来，一块正中我的右肩……

这一击，把我惊醒。

“对不起。”一个正在往车门挤去的乘客向我道着歉，因为他那坚硬的手提箱正重重地撞在我的右肩上。

我朝车窗外一看，哦，列车已经驶进大雨庄站，梦中那狼嚎般的号角声竟是车站里机车的长鸣。

我余悸未消，额头依然沁着冷汗，我知道，梦中那险怪可



怖的峡谷，正是霍桑小说《人面巨石》中描写的场景，至于那土著人的出现则是梦中常见的心理错乱。人们都说，干我这种差事，险情横生，邪恶相伴，我不知道，别的人最初踏上这令人生畏的险途是否也像我这样惴惴不安。

我的穷酸模样不会招来什么好感和礼遇，普通的蓝牛仔褲，由白变黄的T恤衫，没有丁点儿时髦色彩。

我很受那些以貌取人者的歧视，但我不在乎，就说刚才验票时的情景吧。

“你有票吗？”乘务员把我当成了扒车者，用含有预设的问语对我提出质疑。

我不敢怠慢，忙挺起身，去摸左面、右面、后面的裤兜，一无所获。

“快点，别磨蹭！”他用着训斥的口气。

我又将手伸进牛仔挎包，摸了半天，仍无所获。

“老实点儿，没票别耍赖！”他已认定我是没票了。

他的肝火在升温，幸好，在尚未达到白热化时，我在《霍桑短篇小说集》的夹页中找到了车票。

他把车票举到光线明亮的窗口，狐疑地审视了半天，迟疑地还给我，同时瞪了我一眼。

依据这傲慢弱者的粗暴态度，我推断他不是个好乘务员。

我是有自尊的，受到这样非礼的待遇，岂能容忍？只是我有我的事，不想惹他。

“你的票？”那个乘务员又去查询我左边临窗的同座，依然是一副冷面孔。

我的同座与我一样不讨人喜欢，他约摸40岁，雪白挺括的硬领衬衫已穿得十分腌臢，领口和那高高挽起的袖口，都已蹭出个浓重油亮的黑圈。

“给您，俺早就预备下了，”他满是一副殷勤姿态，弓起身，递过去票，呲着一口因长期饮用硬水而锈蚀了的黄牙板，“俺是乡镇企业的负责人，人称‘企业家’，经常跑外，知道验票这事儿。”

说着，他斜过脸，瞥了我一眼，他也在傲视我。

乘务员问：“你的提包为什么不放到行李架上去？”

这又是一句含有预设的问话，似乎他的提包很可疑。

企业家越发下贱，凑到乘务员的跟前，诡秘地说：“放在身边安全。”

乘务员微微点了一下头，转身走了，没有再去查询别人。

我对这个与我比肩而坐的“企业家”早已怀有不满，双人座额外加了一个提包，挤占了我的“领地”，幸好我身材瘦削。

我有我的事，不愿计较他。

没有人爱理他，因为他除了自我炫耀以外，别无谈资。可他又不甘寂寞，曾多次与对面的人搭讪，都没有得到热情的响应。至于我，一个穷学生，是不值他一理的。

列车出了大雨庄，躁动的车厢重又平静下来。

对面的两个人已经下车，我们这四个座位构成的小天地，显得十分冷清。

百无聊赖的企业家，从提包里掏出一个掌上游戏机捏了起来，还故意让它发出“嘟嘟嘟”的声响，惟恐别人不知道。从那声响我听得出来，他动作十分迟钝，方块落得很慢，堆不到一两千分，就又开始重新开始。要是我，堆上十几万分是不成问题的。

“乘客同志们，现在请欣赏钢琴独奏曲《土耳其进行曲》。”车厢里的广播喇叭说。

这倒引起了我的兴趣，刚才播的那些文理不通的广播稿、充满不实之词的广告和那游戏机的“嘟嘟”声一样，令人讨

厌，听听音乐，总可以轻松一下。

“真可笑！这怎么会是《土耳其进行曲》？真可笑，《土耳其进行曲》应该是……”我背后传来一个女孩子的高声议论，说着还哼了起来。

“哎，”另一个女孩儿发出慨叹，应和着，“现在的人们文化素质太差，层次太低，对高层次的艺术就是一无所知。”

她们议论的音量大大超出了交谈的需要，显然是想惊起四座的注意，这又是一种自我炫耀的心理。

其实，她们对这首乐曲的议论是错的，莫扎特和贝多芬都写过《土耳其进行曲》，她们只知道前者，不知后者，此时放的正是贝多芬的。说别人无知，自己也不过一知半解，这种可笑而可悲的自命不凡，正是某些青年学生的特有心态。我断定，她们是大学生，在北京读书，暑假返乡度假，因为她们操着一样的乡音。

短暂的思考之后，我重又沉浸在那轻快而跳荡的旋律之中。

2

“请问，这里有人吗？”一对青年男女走来，指着我对面的双人座问。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企业家热情搭话。

他俩坐了下来，女的临窗，与企业家对坐。

那女的，上着浅粉色紧身背心，下着白色超短筒裙，就像维克多·雨果《笑面人》里描写的荡妇：“她身上能够露出来的部分，都露出来了。”

我侧头望着窗外，余光中看见正在低头玩游戏机的企业



家，几次翻动眼皮，偷看着桌下那双由对面伸过来的玉腿。

那对男女十分狎昵，不停地调笑着，不久，竟放肆地动作起来，男的死命地把女的抱在怀里，亲这儿亲那儿，摸来摸去，女的假意挣扎，嘴里还不停嘟囔：“你净欺负人，回去我就上你们家告状去。”

那企业家的眼皮翻动愈加频繁，游戏机的“嘟嘟”声时断时续，周期愈来愈短，总是从头开始，他已经乱了方寸。

列车在减速。

“到贾村了！”企业家突然懵懵懂懂地喊了一句，同时望了望对面的女客。

这一喊，真的惊动了他们，男的撒开女的，紧张地朝窗外一望，摇了摇头，松了口气：“吓我一跳，离贾村还远着呢！”

尔后，两人依偎着，没有再闹。

我猜想，企业家的喊叫，无非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预见能力，以取悦于人，抑或是想摆脱一下这难耐的孤独。可他由于判断失误而栽了面子，只好灰溜溜地重又埋下头捏起游戏机来。

车为什么会减速？我倾斜身子一看，这个车厢的通道与后节车厢的通道已不是笔直状态，显然是车走上了弯道，从减速的持续时间之长，可知这是一段半径较大的长弯道。出门前，我曾在一张军用地图上看到过，它位于贾村站北，大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。

那女的似乎被企业家的“嘟嘟”声吸引了，她理了理蓬乱的头发，探着身子问：“大哥，你玩的是什么玩艺？”

“游戏机，堆方块，俄罗斯方块”。企业家迅速而热情地做出反应。

“教我玩玩，可以吗？”



“好，可以！”

企业家受宠若惊地欠起身子向对面凑去，他教，她学，他多次寻机去接触她的手指，她没有躲闪。

旁边的男客点燃一枝烟，独自吸着。

“光你一人玩，别人多闷得慌？”

吸完烟，男的耐不住了，从裤兜里掏出一副扑克牌，拍在桌上。

“真没出息，十分钟没理你，就受不了啦，”女客用怜悯的口吻数落他，“好，玩‘争上游’。”

企业家失意地收起了游戏机。

“同志，一起玩，好吗？”没想到，那女的竟来招呼我。

“我不会。”

我推辞着，我有我的事，不想和他们打交道。

“不会？不可能，三缺一，我们没法玩，您就陪陪我们吧！”她央求着，说着，还伸手来拉我。

我闪开她的手，借势一撑座位，直起身子。

见我没再拒绝，她又进一步提议：“这样吧，您和大哥换个地儿，我和大哥作对家，一头儿。”

她的话还没落地，企业家已经欣然站起身来。

我也只好挪到他的位置上。

我无心玩牌，绝无“争上游”之意，只是应付着，尽管如此，我们这头儿还总是赢，因为那企业家总是乱出牌，不知是智商太低，还是心不在焉。

玩了两把，那男的伸了个懒腰，看了看手表：“不玩了，得上厕所。”

男的走了，女的也随他而去。

我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

一分钟后，女的先返回来。

“大哥，”她媚声媚气地招呼着企业家，“还玩游戏机，你还没教会我呢。”

企业家忙又殷勤地凑了过去。

也许是面对面不便教学吧，女客一把将他拉了过去：“您就坐到这边来吧。”

企业家正求之不得呢，假装局促地移到对面座位，坐在她旁边。

女的向他凑了凑。

他们头顶头，身挨身，宛若情人一般。

“你要喜欢，这游戏机就送给你吧。”企业家已经情迷心醉，忘乎所以。

“能让我玩一会儿就够了，要您的东西，多不好意思？”她撒娇说，“大哥，你真好。”

说完，竟把头依在企业家的肩头上。

“别，别，”企业家望见男客正朝这边走，胆怯起来，“他来了！”

“怕什么？他又不是我们家的人，管得着我吗？”

女的非但不怕，反而把手搭在了企业家那黑黝黝的绽着粗筋的胳膊上。

男客回来了。

企业家忙站起让座，又被女的拉了下来。

男的无奈，只好坐到我这边来。他朝窗外愣愣地望了一阵，百无聊赖地趴在桌上，索性睡起觉来。

这下，企业家可放肆了，他佯装着望窗外的景色，一手竟按在了女客裸露的大腿上，身子向她压去，脸几乎贴在一起。两人还不停地相互耳语着，从远处看，就像在亲吻。



两人越贴越近，双人座的一端已空出近一半。

列车开始减速。广播喇叭传出声音：“贾村到了，请下车的旅客做好准备。”

“别睡了。”女客推开企业家，使劲拍着那男客的脑袋。

男客哼哼着，慢慢抬起头，眯着惺忪的双眼，抹了一把嘴角的涎水。

窗外已见月台。

“拜拜，大哥！”女客甜甜地摆着手，随那男客向门口挤去。

企业家呆若木鸡，舌头使劲舔着那干涸而颤动的嘴唇。

贾村是个小站，停车时间仅有5分钟，下车的人们迅速地向车外运动着。

“大哥，大哥！”车窗外面传来娇柔的呼叫，是那个妖艳的女客。

企业家像被弹簧弹起，一跃跳到窗口，将大半个身子都探了出去，死死拽住她伸过来的手，嘴里不停地叫着：“小妹，你真好！”

汽笛响了。

那个热心的乘务员走来干涉，让企业家缩回身子，说他已属“危险动作”。

女客乘机抽回被钳住的手，扭着腰肢，挥手离去。

列车启动。

企业家紧闭双眼，像一具僵尸，直挺挺地坐着，三分钟，五分钟，十分钟……一直保持着这个“造型”。

一出X级戏剧散场了，我们这个小天地骤然冷清下来。



下一站是终点。

我提起牛仔挎包去上厕所，6分钟之后返回原处，但见座位上空无人迹，那个企业家已然不知去向。

我重又掏出《霍桑短篇小说集》，谁想，没看两页，便有人来打扰：“同志，请你来一下。”

我抬头一看，是个警容威严的乘警。

我很奇怪，问：“去哪儿？”

他很不客气：“有必要告诉你吗？”

我很坦然，不想深究，随他朝前面的车厢挤去，穿过两节之后，走进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里。

办公桌后坐着一个40多岁的人，身着一件草绿色旧军用涤纶衬衫。

“我想询问你一些情况。”桌子后面的人表情严峻地说。

我意识到，他是一位警官，因为我注意到“询问”一词，它是对知情人的专门用语，可他似乎又把我当成了涉嫌者，因为那表情语气十分不客气，明明我近前有把椅子，却连“请坐”都不说。

我想，一定是发生了案子，便顺口答道：“愿意提供协助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他进逼一步。

“我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不然，您不会把我叫来询问，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不知道。”

他听我强调“询问”一词，眉头一皱，又增添了些狐疑神色：“这么说，你和我们打交道已经不是一次了？”



“是的，”我只能这样答，“经常打交道。”

“好，既然如此，就不用再交待有关政策了，”看来，他已经认定我是有前科，竟使用了对惯犯那样的口气，“你旁边那位乘客丢失了钱款，希望你能主动提供情况。”

唔，原来如此。

我终于明白，一定是我上厕所的时候，企业家发现钱款失窃，到这里报了案，而且认定是我所为。

所有人都在以貌取人，我知道，我很像三流扒手。

太突然了。面对那位警官咄咄逼人的询问，我无暇思考、判断，只能追忆。我知道，任何轻率的、稍有倾向的叙述，都会导致出他们错误的推论，因此，我只是尽量客观地把刚才的所见所闻述说了一遍。

“好，照你所说，我想提两个问题：第一，你预先知道他那提包里有钱，是吧？”

我懂得，这是关于作案动机的调查。

“我只知道他的提包里有重要的、怕遗失的东西，因为他不愿意把它放到行李架上去，至于是不是钱，我不知道。”我如实答道。

“第二，在打扑克的时候，你曾经较长时间地直接接触过那提包，是吗？”

我懂得，这是关于作案时间的调查。

“是的，玩牌的时候，我一直坐在他的提包旁边，”我无法否认这一事实，“但是，我并没有去动它。”

这后一句的辩解是难以让人相信的，知道提包里有钱，又有充裕的作案时间，哪个梁上君子会无动于衷？即使是初学乍练的新手也会一举成功。

“希望你就这两点，再深入具体地谈一谈。”他在逼近。